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评 克劳塞维茨及其《战争论》

夏征难

克劳塞维茨是著名的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其名著《战争论》不仅在资产阶级军事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还受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积极评价。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的过程中，很早就敏锐地注意到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理论价值。他们在《流亡中的大人物》、《欧洲军队》、《被证实了的真理》等著作、军事评论及有关的通信中，多次提到克劳塞维茨及其《战争论》。

恩格斯自 1850 年 11 月迁居英国曼彻斯特，着手研究军事问题之初，就提出必须认真研究克劳塞维茨的著作。他在 1851 年 6 月 19 日写给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卓越的活动家约·魏德迈的信中提出，对于军事问题，“如果不是系统地钻研，那就得不到任何重大成就。”（《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 5 卷第 465 页。以下简称《军事文集》）并认为，在一般地熟悉各个军事部门所必须的基本知识方面，德国的军事著作要比法国或英国的军事著作适用得多。还特别提出，在现代战争史方面，“我这里什么德文著作都没有，但我必须弄到几本；我首先想到的是维利森和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军事文集》第 5 卷第 467 页）

1853 年 4 月 12 日，恩格斯在致约·魏德迈的另一封信中写道：“老的战局（即从 1792 年以来的战局）我多少下过一番工夫；拿破仑的几次进军都很简单，不大可能搞错。若米尼到底是写这方面历史的最好的著作家，而天生的天才克劳塞维茨，虽然写了一些优秀的东西，但是并不完全适合我的口味。”（《军事文集》第 5 卷第 474 页）这段话是否意味着恩格斯对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学说感兴趣或持否定态度呢？当然不是。因为克劳塞维茨的遗著共 10 卷，论述拿破仑战争的著作主要收在第 5 至 8 卷中，恩格斯看到的很可能是这部分的内容。而若米尼则留有相当多的军事史方面的遗著，其中论述拿破仑战争最有名的著

作包括：长达 15 卷的《1792 年至 1801 年革命各次战争的军事批判史》，以及 4 卷本的《拿破仑在凯撒、亚历山大和弗里德里希法庭前自述的政治和军事生涯》。所以，恩格斯仅仅是通过比较克劳塞维茨与若米尼在论述拿破仑战争方面，认为克劳塞维茨的某些论述有不完全适合其口味的地方。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克劳塞维茨的代表著述——《战争论》，则不仅作过探讨并相互交换过意见，而且还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恩格斯在 1851 年致约·魏德迈的信中还曾问道，克劳塞维茨的著作怎么样？从理论和历史方面来说，哪些值得读，哪些不值得读？而翌年，他便在论述问题时提出：“特别是在战时采用突击策略的时候。见克劳塞维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8 卷第 322~323 页。以下简称《全集》）四年之后，又进一步作了肯定的评论，指出：“克劳塞维茨在军事方面同若米尼一样，是全世界公认的权威人士。”（《军事文集》第 1 卷第 258 页）他在 1858 年 1 月 7 日致马克思的信中写道：“目前正在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哲理推究的方法很奇特，但书本身是很好的。”（《军事文集》第 5 卷第 495 页）时隔四天，马克思在 1 月 11 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为了写布吕歇尔，我多少翻了一下克劳塞维茨的书，这个人具有近乎机智的健全推断能力。”（《全集》第 29 卷第 248 页）其后，恩格斯还曾称道克劳塞维茨是普鲁士军事界的“第一流人物”（《军事文集》第 2 卷第 427 页）。

与此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阐述军事问题的过程中，还批判地汲取了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的某些合理成份。

克劳塞维茨在论述战争的特殊性时提出，战争像贸易。战争是一种巨大的利害关系的冲突，贸易也是人类利害关系的冲突。在战争中，这种冲突是

通过战斗用流血的方式进行的，就像贸易中的“现金支付同期票交易的关系一样，不管兑现的期限多么远。不管兑现的机会多么少，但最后总还是要兑现的。”（《战争论》第1卷第60页）也就是说，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战争手段，但最终都必须通过战斗用流血的方式解决战争问题。恩格斯对这个思想极为重视，他在1858年1月7日致马克思的信中回答有关的问题，作了批判的吸收，写道：“对于是否应当使用军事学术或军事科学这一名称的问题，答案是：战争最像贸易。战争中的会战就等于贸易中的现金支付：尽管它实际上很少发生，但一切仍以它为目的，而且它最后必将发生，并起决定性作用。”（《军事文集》第5卷第495页）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第5篇“军队”中阐述“战局”的概念时认为，人们往往把一年中所有战区内发生的军事活动叫作战局，但其确切的说法则是指一个战区内发生的军事行动。其中，还列举了1812年拿破仑率法军从莫斯科撤退的例子。恩格斯在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条目时，基本吸收了上述思想，并把克劳塞维茨的上述举例作为例证写道：“克劳塞维茨正确地指出，1812年战局显然不是在该年的12月31日结束的，因为当时法军还在尼门河地区，他们正处于退却高潮。这个战局只是在1813年2月法军渡过易北河，在那里重新积聚兵力时才结束的，因为把他们赶回本土的军队这时已停止行动。”（《军事文集》第2卷第12~13页）

克劳塞维茨不仅在《战争论》第2篇第5章“批判”和第6篇第16章“山地防御（续）”中，屡次提到曾使拿破仑的声誉始传欧洲的1796~1797年对意大利的远征，而且专门著有“1796年意大利战局”的文章，其中着重总结了拿破仑利用敌军相互分散的弱点，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奥军的经验。马克思对克劳塞维茨的上述战争史学思想曾予以充分的肯定，他在《被证实了的真理》一文的开篇指出：“克劳塞维茨在他的论1796年和1797年意大利战局的著作中有一个地方指出：战争归根到底不完全像许多人所设想的那样是演戏，如果从科学的观点来看，战争胜败是往往与政治吹牛家们想象中描绘的景象截然相反的。”（《军事文集》第4卷第451页）他还在《偷梁换柱，混淆视听》一文的开篇以反证的方式讥讽道：“克劳塞维茨将军在他的一篇论1796年奥法战争的文章中说，奥地利经常打败仗，是因为它的作战计划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策略上都不是考虑要实际地去取得胜利，而是要利用似乎已经取得了的胜利。从两翼迂回敌人，包围敌人，把自己的兵力分散在各个最远的据

点上，以图截断想象中已被击溃的敌人的一切退路，——为了利用臆想出来的胜利而采取的这些措施和类似措施，每次都成了保证打败仗的最可靠的方法。”（《全集》第13卷第503页）

克劳塞维茨认为，在战略范围内，一个不加以占领就不敢侵入敌国的地区，可以称作国土的锁钥。但如果想用这个概念称呼任何一个便于进入敌国的人口，或该国任何一个便于接近的中心点，也就使其失去了原来的涵义，变得毫无价值了。例如，1814年反法联盟的一支20万人的军队分3路向法国进军，由施瓦茨堡率领的主力并未直接进攻法国的首都巴黎，而是取道上莱茵，经瑞士开往朗格勒。恩格斯在阐述如何对敌国采取致命攻击的问题时，引用克劳塞维茨所提到的这个战例，他说：“克劳塞维茨（在他所著的《论战争》第6篇第23章中）早就嘲笑过1814年那一支20万人的军队，他们不直接进攻巴黎，却按照最愚蠢的理论，经过瑞士向兰格尔高原迂回；如果他看到一个企图经过北意大利和萨瓦或者甚至经过尼斯来对巴黎进行主攻的作战计划，他会作何评价呢？”（《军事文集》第4卷第496页）

克劳塞维茨在论述被其称为真正的军事活动的战斗时曾认为，战斗往往就像潮湿的火药慢慢燃烧那样，有节制地进行。而经过长时间作战的部队又多少会像燃烧殆尽的煤渣一样，体力和精力都耗尽了。在这种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遭受损失的情况下，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是精神力量。当然，克劳塞维茨在强调精神力量时，曾多少夸大了它的作用。恩格斯在1862年5月5日致马克思的信中，评述美国的科林斯会战时，曾批判地引述克劳塞维茨的话说：“战斗像潮湿的火药，慢慢地燃烧，消耗着双方的力量，而取胜一方确实争得的利益，与其说是物质上的，还不如说是精神上的。”（《军事文集》第5卷第513页）显然，这是指的建立在战争物质基础之上的精神作用。

1808年，法国入侵西班牙。西班牙人民奋起反抗，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开展了广泛而持久的人民游击战争。经过6年旷日持久的战争，法国被迫撤出西班牙，西班牙人民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之后，奥地利、俄国等国也仿效西班牙的先例，发动广大民众参加战争，奋起抗击法国入侵者。对此，克劳塞维茨认为，西班牙人通过他们的顽强斗争表明，民众武装和起义尽管在个别方面还有缺点和不够完善，但总的说来是能起很大作用的。恩格斯则进一步评价道，在这场空前残酷的战争中，“西班牙树立了一个民族能够怎样抵抗入侵军的光辉的榜样。普鲁士的所有军事领导人都曾向他们的同胞指出这是一个值得仿效的榜

样。夏恩霍斯特、格奈泽瑙、克劳塞维茨在这一点上全都持有同一见解。”(《军事文集》第5卷第263页)

列宁于1915年研究哲学和战争问题时,曾专门阅读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不仅称克劳塞维茨是“造诣极高的军事问题著作家”(《列宁军事文集》第231页)、“伟大的军事著作家”(同上书,第454页)、“非常有名的战争哲学和战争史的著作家”(同上书,第334页),而且还写了万余字的《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一书摘录和批注》的读书笔记。其中,列宁尤其重视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以及用辩证方法考察战争的一些著名论述。之后,列宁又在《第二国际的破产》、《社会主义与战争》、《战争与革命》等著作中,针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在战争问题上的种种错误论调,至少有五次直接引用并高度评价了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论断。

第二国际的普列汉诺夫在1914年出版的《论战争》的小册子中,宣扬所谓“祸首”论。他说,为了估计具体形势,首先需要找出战争祸首,予以惩罚。然而,他却随意抽出德国社会民主党刊物上所谓德国人在战前就承认自己是祸首这一句话作为论据,避而不谈沙皇俄国的侵略计划,为俄国在发动帝国主义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开脱罪责。对此,列宁站在唯物辩证法的立场上,第一次公开引用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与政治的辩证观点,痛斥普列汉诺夫的诡辩,指出:“普列汉诺夫为了取悦于资产阶级而无耻地歪曲了辩证法,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运用在战争上就是:‘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这是军事史问题的伟大作家之一克劳塞维茨所下的定义,……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坚持的观点,他们把每次战争都看作是当时各有关国家(及其内部各阶级)的政治的继续。”(同上书,第205页)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理论家考茨基在颂扬各国的社会民主党背叛社会主义事业,制造本国资本家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的行动时宣称:大家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卫自己的祖国,真正的国际主义就在于承认各国社会党人有这种权利。列宁在揭露这种所谓“保卫祖国”的实质时深刻指出,这种绝妙的议论是对社会主义的极端庸俗的嘲弄,这种所谓真正的国际主义就是要确认,为了“保卫祖国”,法国和德国的工人可以相互开枪。“但是,假如我们细心地研究一下考茨基这种议论的理论前提,那么我们看到的正是克劳塞维茨大约在八十年前所嘲笑的那个观点:战争一开始,各个民族和各个阶级之间历史上所形成的政治关系就会中断,一

种完全不同的形势就会产生!只有‘纯粹的’进攻者和防御者,只有对‘祖国的敌人’的‘纯粹的’反击!”(同上书,第206页)总之,帝国主义列强对许多民族的压迫,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之间为分赃而进行的竞争,资本家分裂和镇压工人运动的企图等等,这一切都立刻从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的视野中消失了,虽然他们在战前描写的正是这种“政治”。

列宁还依据经改造过的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与政治的论断,揭示了当时刚刚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实质。他阐述道:“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这是造诣极高的军事问题著作家克劳塞维茨说过的一句至理名言。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把这一原理公正地看作考察每一战争的意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就是从从这个观点出发来考察各种战争的。”(同上书,第231页)以这个观点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会看到,英、法、俄、德、意、奥这些国家的政府和统治阶级几十年来实行的政治,都是掠夺殖民地,压迫异族、镇压工人运动。这场战争正是这些国家及其统治阶级的政治的继续,也只能是这一政治的继续。

列宁在回答如何评价和对待战争的问题时指出:“大家知道,一位非常有名的战争哲学和战争史的著作家克劳塞维茨说过一句名言:‘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句名言是著作家在拿破仑战争时代之后不久,对战争史作了考察,从中得出了哲学教训后说的。现在这位著作家的基本思想无疑已经为一切善于思考的人所接受。大约在八十年前,他就反对了这样一种庸俗鄙陋的偏见,即认为战争同有关政府和有关阶级的政治没有关系,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把战争看作只不过是举行进攻,破坏和平,后来又把这种被破坏的和平恢复起来。相互厮杀而又言归于好!”(同上书,第334~335页)

列宁还在揭露俄国立宪民主党领袖米留可夫通过“保卫祖国”等谎言鼓吹沙文主义和煽起民族仇恨的欺骗手段时指出:“对这种手段,我在前面提到的克劳塞维茨早在八十年前就论述过,并且早在那时他就嘲笑了这样一种观点:原来各民族和平共居,后来互相厮杀起来了!似乎真是这样!不把战争同有关的国家、有关的国家体系和有关的阶级在战前的政治联系起来,难道能够说明战争吗?”(同上书,第337页)

此外,列宁在论述无产阶级已经获得胜利的国家如何严肃地对待国防的问题时,吸取了克劳塞维茨关于向本国腹地退却的思想。克劳塞维茨在论述积极防御问题的过程中曾认为,主动向本国腹地退却是一种特殊的间接抵抗方式,与其说它是用我们的剑消灭敌

人，还不如说是让敌人通过自己的劳累拖垮自己。他还特别强调，这种退却是一种避开敌人的锐气，待敌军疲惫和兵力大大削弱之后，进而转入反攻夺取胜利的主动退却。列宁对此表示赞同，指出，无产阶级要严肃地对待国防，必须精确地估计力量的对比。“如果力量显然不够，那么最重要的防御手段就是向腹地退却（谁要是认为这只是临时拉来应急的公式，那么，他可以去读一读克劳塞维茨这个老头子——伟大的军事著作家之一——关于这一点的历史教训的总结）。”（同上书，第454页）

斯大林在1946年1月30日答复苏联军事家拉辛关于列宁评价克劳塞维茨的原理是否过时，以及应该怎样对待克劳塞维茨的军事理论遗产等问题时，一方面认为，所谓列宁通过分析克劳塞维茨军事学说及其著作，遗留下一系列应当遵循的关于军事问题的指导原理，是根本不存在的。列宁之所以对克劳塞维茨感兴趣并赞扬克劳塞维茨，首先是因为克劳塞维茨“在自己的著作里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原理：战争同政治有直接的联系，政治产生战争，战争是政治用暴力手段的继续。”（《斯大林军事文集》第400页）列宁在这里所以要引证克劳塞维茨，是为了揭露普列汉诺夫、考茨基等人的社会沙文主义。其次“是因为克劳塞维茨在自己的著作里证实了一个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是正确的原理：在某些不利的条件下，退却是和进攻同样合理的斗争形式。”（同上书，第400页）列宁在这里所以要引证克劳塞维茨，是为了揭露不承认退却是合理的斗争形式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可见，列宁不是作为一个军人，而是作为一个政治家来对待克劳塞维茨的著作的，列宁感兴趣的是克劳塞维茨著作中的那些说明战争同政治的联系的问题。”（同上书，第400页）

另一方面斯大林又认为，必须从我们事业的利益和现代军事科学的观点出发，批判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学说。在他看来，近30年来，德国曾两次把流血最大的战争强加于世界，而又两次都被打败了，这不是偶然的。它表明，德国的军事思想是经不起考验的，必须消除并予以批判。“至于说到克劳塞维茨个人，他当然是过时了的军事权威。实际上，克劳塞维茨是战争的工场手工业时代的代表，然而现在我们是处在战争的机器时代。毫无疑问，机器时代需要新的军事思想家。现在还到克劳塞维茨那里去求教，那就可笑了。”（同上书，第401页）

毛泽东对《战争论》也作过专门的研究。根据毛泽东自己在延安时的一本读书日记记载，他于1938年3月18日至4月1日时断时续地读过《战争

论》。另据莫文骅回忆，毛泽东当时还曾在延安凤凰山自己的住处，组织过一个“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并且，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延安学术界还曾掀起一阵译介克劳塞维茨著作的热潮。在毛泽东同期发表的《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中，也不乏批判吸取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合理成份的例证。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论及如何正确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时，曾兼顾批评了斯大林对《战争论》的错误看法。他深刻地阐述道：“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你不研究反面的东西，就驳不倒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不是这样。他们努力学习和研究当代的和历史上的各种东西，并且教人们也这样做。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在研究资产阶级的东西，研究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并且跟它们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斯大林就比较差一些。……他否定德国的军事学，说德国人打了败仗，那个军事学也用不得了，克劳塞维茨的书也不应当读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6~347页）

从上述情况，人们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待人类文明遗产的科学态度，这就是：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批判地加以继承。

邮购《劳动定额定员大辞典》启事

中国第一部劳动定额定员大型工具书——《劳动定额定员大辞典》，由国务院12个产业部、4所有关高等院校以及四川省劳动科学图书编辑部联合组织编写，共150万字。该书集我国40多年来劳动定额定员工作之精华，具有较高的权威性、科学性和实用性，是企事业单位、劳动行政部门定额、定员干部以及高等院校、基层工会干部必备的工具书。该书自办发行，精装本，每册31.50元（含邮费）。欲订者，请将书款寄：

北京市安德里北街23号人事部行科所。

联系人：许键、樊宝瑞

电话：6743129转868

邮政编码：100011

开户银行：北京工商银行朝阳区甘水桥分理处。

帐号：891218—48。

该书印数不多，接到款先后发书，售完为止。